# 資治通鑑/卷13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三十二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十五

► 卷一百三十四

起重光大淵獻，盡旃蒙單閼，凡五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33卷

【宋紀十五】 起重光大淵獻，盡旃蒙單閼，凡五年。

太宗明皇帝下

太宗明皇帝下泰始七年（辛亥，公元四七一年）

春，二月，戊戌，分交、廣置越州，治臨漳。

初，上為諸王，寬和有令譽，獨為世祖所親。即位之初，義嘉之黨多蒙全宥，隨才引用，有如舊臣。及晚年，更猜忌忍虐，好鬼神，多忌諱，言語、文書，有禍敗、凶喪及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百千品，有犯必加罪戮。改「騙」字為「　　」，以其似禍字故也。左右忤意，往往有刳斫者。

時淮、泗用兵，府藏空竭，內外百官，並斷俸祿。而上奢費過度，每所造器用，必為正御、副御、次副各三十枚。嬖倖用事，貨賂公行。

上素無子，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，生男則殺其母，使寵姬子之。

至是寢疾，以太子幼弱，深忌諸弟。南徐州刺史晉平剌王休祐，前鎮江陵，貪虐無度，上不使之鎮，留之建康，遣上佐行府州事。休祐性剛很，前後忤上非一，上積不能平，且慮將來難制，欲方便除之。甲寅，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，左右從者並在仗後。日欲暗，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，逼休祐令墜馬，因共毆，拉殺之，傳呼「驃騎落馬！」上陽驚，遣御醫絡驛就視，比其左右至，休祐已絕。去車輪，輿還第。追贈司空，葬之如禮。

建康民間訛言，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，上以此言報之，休若憂懼。戊午，以休若代休祐為南徐州刺史。休若腹心將佐，皆謂休若還朝，必不免禍。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：「今主上彌留，政成省閣，群豎恟□，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。殿下聲著海內，受詔入朝，必往而不返。荊州帶甲十餘萬，地方數千里，上可以匡天子，除奸臣，下可以保境土，全一身；孰與賜劍邸第，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！」休若素謹畏，偽許之。敬先出，使人執之，以白於上而誅之。

三月，辛酉，魏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來聘。

魏主使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為殿中武士。莫寒大納貨賂，眾怒，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。夏，四月，諸部敕勒皆叛。魏主使汝陰王天賜將兵討之，以給事中羅雲為前鋒；敕勒詐降，襲雲，殺之，天賜僅以身免。

晉平剌王既死，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。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，運長等慮上晏駕後，休仁秉政，己輩不得專權，彌贊成之。上疾嘗暴甚，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，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，豫自結納；其或在直不得出者，皆恐懼。上聞，愈惡之。五月，戊午，召休仁入見，既而謂曰：「今夕停尚書下省宿，明可早來。」其夜，遣人繼藥賜死。休仁罵曰：「上得天下，誰之力邪！孝武以誅金且兄弟，子孫滅絕。今復為爾，宋祚其得久乎！」上慮有變，力疾乘輿出端門，休仁死，乃入。下詔稱：「休仁規結禁兵，謀為亂逆，朕未忍明法，申詔詰厲。休仁慚恩懼罪，遽自引決。可宥其二子，降為始安縣王，聽其子伯融襲封。」

上慮人情不悅，乃與諸大臣及方鎮詔，稱：「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，語休祐云：『汝但作佞，此法自足安身；我從來頗得此力。』休祐之隕，本欲為民除患，而休仁從此日生嬈懼。吾每呼令入省，便入辭楊太妃。吾春中多與之射雉，或陰雨不出，休仁輒語左右

云：『我已復得今一日。』休仁既經南討，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。吾前者積日失適，休仁出入殿省，無不和顏，厚相撫勞。如其意趣，人莫能測。事不獲已，反覆思惟，不得不有近日處分。恐當不必即解，故相報知。」

上與休仁素厚，雖殺之，每謂人曰：「我與建安年時相鄰，少便款狎。景和、泰始之間，勳誠實重；事計交切，不得不相除，痛念之至，不能自已。」因流涕不自勝。

初，上在藩與褚淵以風素相善；及即位，深相委仗。上寢疾，淵為吳郡太守，急召之。既至，入見，上流涕曰：「吾近危篤，故召卿，欲使著黃衣羅耳。」黃衣羅者，乳母服也。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，淵以為不可，上怒曰：「卿癡人！不足與計事！」淵懼而從命。復以淵為吏部尚書。庚午，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為尚書令，褚淵為左僕射。

上惡太子屯騎校尉壽寂之勇健；會有司奏寂之擅殺邏將，徙越州，於道殺之。

丙戌，追廢晉平王休祐為庶人。

巴陵王休若至京口，聞建安王死，益懼。上以休若和厚，能諧緝物情，恐將來傾奪幼主，欲遣使殺之，慮不奉詔；欲征入朝，又恐猜駭。六月，丁酉，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范為南徐州刺史，以休若為江州刺史。手書殷勤，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。

丁未，魏主如河西。

秋，七月，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；乙丑，賜死於第，贈侍中、司空。復以桂陽王休范為江州刺史。時上諸弟俱盡，唯休范以人才凡劣，不為上所忌，故得全。

沈約論曰：「聖人立法垂制，所以必稱先王，蓋由遺訓餘風，足以貽之來世也。太祖經國之義雖弘，隆家之道不足。彭城王照不窺古，徒見昆弟之義，未識君臣之禮，冀以家情行之國道，主猜而猶犯，恩薄而未悟，致以呵訓之微行，遂成滅親之大禍。開端樹隙，垂之後人。太宗因易隙之情，據已行之典，翦落洪枝，不得顧慮。既而本根無庇，幼主孤立，神器以勢弱傾移，靈命隨樂推回改，斯蓋履霜有漸，堅冰自至，所由遠矣！

裴子野論曰：「夫噬虎之獸，知愛己子；搏狸之鳥，非護異巢。太宗保字螟蛉，剿拉同氣，既迷在原之天屬，未識父子之自然。宋德告終，非天廢也。夫危亡之君，未嘗不先

棄本枝，嫗煦帝孽；推誠嬖狎，疾惡父兄。前乘覆車，後來並轡。借使叔仲有國，猶不先配天；而它人入室，將七廟絕祀；曾是莫懷，甘心手前落。晉武背文明之托，而覆中州者賈後；太祖棄初寧之誓，而登合殿者元兇。禍福無門，奚其豫擇！友于兄弟，不亦安乎！

丙寅，魏主至陰山。

初，吳喜之討會稽也，言於上曰：「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，皆即於東戮之。」既而生送子房，釋顧琛等。上以其新立大功，不問，而心銜之。及克荊州，剽掠，贓以萬計。壽寂之死，喜為淮陵太守，督豫州諸軍事，聞之，內懼，啟乞中散大夫，上猶疑駭。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，上封銀壺酒，使喜自持賜道成。道成懼，欲逃，喜以情告道成，且先為之飲，道成即飲之。喜還朝，保證道成。或密以啟上，上以喜多計數，素得人情，恐其不能事幼主；乃召喜入內殿，與共言謔甚款。既出，賜以名饌。尋賜死，然猶發詔賻賜。

又與劉勉等詔曰：「吳喜輕狡萬端，苟取物情。昔大明中，黟、歙有亡命數千人，攻縣邑，殺官長，劉子尚遣三千精甲討之，再往失利。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縣，說誘群賊，賊即歸降。詭數幻惑，乃能如此。及泰始初東討，止有三百人，直造三吳，凡再經薄戰，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，無不清蕩。百姓聞吳河東來，便望風自退；若非積取三吳人情，何以得弭伏如此！尋喜心跡，豈可奉守文之主，遭國家可乘之會邪！譬如餌藥，當人羸冷，資散石以全身，及熱勢發動，去堅積以止患，非忘其功，勢不獲已耳。」

戊寅，以淮陰為北兗州，征蕭道成入朝。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，勸勿就征，道成曰：「諸卿殊不見事！主上自以太子稚弱，翦除諸弟，何預它人！今唯應速發；淹留顧望，必將見疑。且骨肉相殘，自非靈長之祚，禍難將興，方與卿等戮力耳。」既至，拜散騎常侍、太子左衛率。

八月，丁亥，魏主還平城。

戊子，以皇子躋繼江夏文獻王義恭。

庚寅，上疾有間，大赦。

戊戌，立皇子淮為安成王，實桂陽王休范之子也。

魏顯祖聰睿夙成，剛毅有斷，而好黃、老、浮屠之學。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，雅薄富貴，常有遺世之心。以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子推沉雅仁厚，素有時譽，欲禪以帝位。時太尉源賀督諸軍屯漠南，馳傳召之。既至，會公卿大議，皆莫敢先言。任城王雲，子推之弟也，對曰：「陛下方隆太平，臨覆四海，豈得上違宗廟，下棄兆民。且父子相傳，其來久矣。陛下必欲委棄塵務，則皇太子宜承正統。夫天下者，祖宗之天下。陛下若更授旁支，恐非先聖之意。啟奸亂之心，斯乃禍福之原，不可不懼也。」源賀曰：「陛下今欲禪位皇叔，臣恐紊亂昭穆，後世必有逆祀之譏。願深思任城之言。」東陽公丕等曰：「皇太子雖聖德早彰，然實沖幼。陛下富於春秋，始覽萬機，奈何欲隆獨善，不以天下為心，其若宗廟何！其若億兆何！」尚書陸□曰：「陛下若捨皇太子，更方諸王，臣請刎頸殿庭，不敢奉詔！」帝怒，變色；以問宦者選部尚書酒泉趙黑，黑曰：「臣以死奉戴皇太子，不知其它！」帝默然，時太子宏生五年矣，帝以其幼，故欲傳位子推。中書令高允曰：「臣不敢多言，願陛下上思宗廟托付之重，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。」帝乃曰：「然則立太子，郡公輔之，有何不可！」又曰：「陸□，直臣也，必能保吾子。」乃以□為太保，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於太子。丙午，高祖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延興。高祖幼有至性，前年，顯祖病癰，高祖新吮。及受禪，悲泣不自勝。顯祖問其故，對曰：「代親之感，內切於心。」

丁未，顯祖下詔曰：「朕希心玄古，志存淡泊，爰命儲宮踐升大位，朕得優遊恭己，棲心浩然。」

群臣奏曰：「昔漢高祖稱皇帝，尊其父為太上皇，明不統天下也。今皇帝幼沖，萬機大政，猶宜陛下總之。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。」顯祖從之。

己酉，上皇徙居崇光宮，采椽不斫，土階而已；國之大事鹹以聞。崇光宮在北苑中，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西山，與禪僧居之。

冬，十月，魏沃野、統萬二鎮敕勒叛，遣太尉源賀帥眾討之；降二千餘落，追擊餘黨至枹罕、金城，大破之，斬首八千餘級，虜男女萬餘口，雜畜三萬餘頭。詔賀都督三道諸軍，屯於漠南。

先是，魏每歲秋、冬發軍，三道並出，以備柔然，春中乃還。賀以為：「往來疲勞，不

可支久；請募諸州鎮武健者三萬餘人，築三城以處之，使冬則講武，春則耕種。」不從。

庚寅，魏以南安王楨為都督涼州及西戎諸軍事，領護西域校尉，鎮涼州。

上命北琅邪、蘭陵二郡太守垣崇祖經略淮北，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，據蒙山。十一月，魏東兗州刺史於洛侯擊之，崇祖引還。

上以故第為湘宮寺，備極壯麗；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，乃分為二。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，上謂曰：「卿至湘宮寺未？此是我大功德，用錢不少。」通直散騎侍郎會稽虞願侍側，曰：「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，佛若有知，當慈悲嗟愍；罪高浮圖，何功德之有！」侍坐者失色；上怒，使人驅下殿。願徐去，無異容。上好圍棋，棋甚拙，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棋，抗每假借之，曰：「皇帝飛棋，臣抗不能斷。上終不悟，好之愈篤。願又曰：「堯以此教丹朱，非人主所宜好也。」上雖怒甚，以願王國舊臣，每優容之。

王景文常以盛滿為憂，屢辭位任，上不許。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貴盛，張永累經軍旅，疑其將來難信，乃自為謠言曰：「一士不可親，弓長射殺人。」景文彌懼，自表解揚州，情甚切至。詔報曰：「人居貴要，但問心若為耳。大明之世，巢、徐、二戴，位不過執戟，權亢人主。今袁粲作僕射領選，而人往往不知有粲，粲遷為令，居之不疑；人情向粲，淡然亦復不改常日。以此居貴位要任，當有致憂競不？夫貴高有危殆之懼，卑賤有填壑之憂，有心於避禍，不如無心於任運。存亡之要，鉅細一揆耳。」

太宗明皇帝下泰豫元年（壬子，公元四七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寅朔，上以疾久不平，改元。戊午，皇太子會四方朝賀者於東宮，並受貢計。

大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、湩、葉以南八萬餘落降於魏，自雲桓玄之子，亡匿蠻中，以智略為群蠻所宗。魏以誕為征南將軍、東荊州刺史、襄陽王，聽自選郡縣吏；使起部郎京兆韋珍與誕安集新民，區置諸事，皆得其所。

二月，柔然侵魏，上皇遣將擊之；柔然走。東部敕勒叛奔柔然，上皇自將追之，至石磧，不及而還。

上疾篤，慮晏駕之後，皇后臨朝，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勢，必為宰相，門族強盛，或有異圖。己未，遣使繼藥賜景文死，手敕曰：「與卿周旋，欲全卿門戶，故有此處分。」敕至，景文正與客棋，叩函看已，復置局下，神色不變，方與客思行爭劫。局竟，斂子內奩畢，徐曰：「奉敕見賜以死。」方以敕示客。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，曰：「大丈夫安能坐受死！州中文武數百，足以一奮。」景文曰：「知卿至心；若見念者，為我百口計。」乃作墨啟答敕致謝，飲藥而卒。贈開府儀同三司。

上夢有人告曰：「豫章太守劉愔反。」既寤，遣人就郡殺之。

魏顯祖還平城。

庚午，魏主耕籍田。

夏，四月，以垣崇祖行徐州事，徙戍龍沮。

己亥，上大漸，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范為司空，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為護軍將軍，加中領軍劉勉右僕射，詔淵、勉與尚書令袁粲、荊州刺史蔡興宗、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。褚淵素與蕭道成善，引薦於上，詔又以道成為右衛將軍，領衛尉，與袁粲等共掌機事。是夕，上殂。庚子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時蒼梧王方十歲，袁粲、褚淵秉政，承太宗奢侈之後，務弘節儉，欲救其弊；而阮佃夫、王道隆等用事，貨賂公行，不能禁也。

乙巳，以安成王准為揚州刺史。

五月，戊寅，葬明皇帝於高寧陵，廟號太宗。六月，乙巳，尊皇后曰皇太后，立妃江氏為皇后。

秋，七月，柔然部帥無盧真將三萬騎寇魏敦煌，鎮將尉多侯擊走之。多侯，眷之子也。又寇晉昌，守將薛奴擊走之。

戊午，魏主如陰山。戊辰，尊帝母陳貴妃為皇太妃，更以諸國太妃為太姬。

右軍將軍王道隆以蔡興宗強直，不欲使居上流，閏月，甲辰，以興宗為中書監；更以沈攸之為都督荊、襄等八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。興宗辭中書監不拜。王道隆每詣興宗，躡

履到前，不敢就席，良久去，竟不呼坐。

沈攸之自以才略過人，自至夏口以來，陰蓄異志；及徙荊州，擇郢州士馬、器仗精者，多以自隨。到官，以討蠻為名，大發兵力，招聚才勇，部勒嚴整，常如敵至。重賦斂以繕器甲，舊應供台者皆割留之，養馬至二千餘匹，治戰艦近千艘，倉廩、府庫莫不充積。士子、商旅過荊州者，多為所羈留；四方亡命歸之者，皆蔽匿擁護；所部或有逃亡，無遠近窮追，必得而止。舉錯專恣，不復承用符敕，朝廷疑而憚之。為政刻暴，或鞭撻士大夫；上佐以下，面加詈辱。然吏事精明，人不敢欺，境內盜賊屏息，夜戶不閉。

攸之賒罰群蠻太甚，又禁五溪魚鹽，蠻怨叛。酉溪蠻王田頭擬死，弟婁侯篡立，其子田都走入獠中。於是群蠻大亂，掠抄至武陵城下。武陵內史蕭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，誅婁佩，立田都，群蠻乃定。嶷，嘐之弟也。

八月，戊午，樂安宣穆公蔡興宗卒。

九月，辛巳，魏主還平城。

冬，十月，柔然侵魏，及五原。十一月，上皇自將討之。將度漠，柔然北走數千里，上皇乃還。

丁亥，魏封上皇之弟略為文川王。

己亥，以郢州刺史劉秉為尚書左僕射。秉，道憐之孫也，和弱無干能，以宗室清令，故袁、褚引之。

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給事中、輔國將軍，權任轉重，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為武陵郡；袁粲等皆不同，佃夫稱敕施行，粲等不敢執。

魏有司奏諸祠祀合一千七十五所，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。上皇惡其多殺，詔：「自今非天地、宗廟、社稷，皆勿用牲，薦以酒脯而已。」

蒼梧王上

太宗明皇帝下元徽元年（癸丑，公元四七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寅朔，改元，大赦。

庚辰，魏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來聘。戊戌，魏上皇還，至雲中。

癸丑，魏詔守令勸課農事，同部之內，貧富相通，家有兼牛，通借無者。若不從詔，一門終身不仕。

戊午，魏上皇至平城。

甲戌，魏詔：「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，兼治二縣，即食其祿；能靜二縣者，兼治三縣，三年遷為郡守。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，三年遷為刺史。」

桂陽王休范，素凡訥，少知解，不為諸兄所齒遇，物情亦不向之，故太宗之末得免於禍。及帝即位，年在沖幼，素族秉政，近習用權。休范自謂尊親莫二，應入為宰輔；既不如志，怨憤頗甚。典簽新蔡許公輿為之謀主，令休范折節下士，厚相資給。於是遠近赴之，歲中萬計；收養勇士，繕治器械。朝廷知其有異志，亦陰為之備。會夏口闕鎮，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，欲使腹心居之。二月，乙亥，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。燮始四歲，以黃門郎王奐為長史，行府州事，配以資力，使鎮夏口；復恐其過尋陽為休范所劫留，使自太湫徑去。休范聞之，大怒，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；表治城湟，多解材板而蓄之。奐，景文之兄子也。

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。夏，四月，戊申，魏以司空長孫觀為大都督，發兵討之。

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為崇聖大夫，給十戶以供灑掃。

秋，七月，魏詔：「河南六州之民，戶收絹一匹，綿一斤，租三十石。」

乙亥，魏主如陰山。

八月，庚申，魏上皇如河西。

長孫觀入吐谷渾境，芻其秋稼。吐谷渾王拾寅窘急，請降，遣子斤入侍。自是歲修職貢。

九月，辛巳，上皇還平城。

遣使如魏。

冬，十月，癸酉，割南兗、豫州之境置徐州，治鐘離。

魏上皇將入寇，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。

魏武都氐反，攻仇池，詔長孫觀回師討之。

武都王楊僧嗣卒於葭蘆，從弟文度自立為武興王，遣使降魏；魏以文度為武興鎮將。

十一月，丁丑，尚書令袁粲以母憂去職。

癸巳，魏上皇南巡，至懷州。枋頭鎮將代人薛虎子，先為馮太后所黜，為門士。時山東饑，盜賊競起，相州民孫誨等五百人稱虎子在鎮，境內清晏，乞還虎子。上皇復以虎子為枋頭鎮將，即日之官，數州盜賊皆息。

十二月，癸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乙巳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范進位太尉。

詔起袁粲，以衛軍將軍攝職，粲固辭。

壬子，柔然侵魏，柔玄鎮二部敕勒應之。

魏州鎮十一水旱，相州民餓死者二千八百餘人。

是歲，魏妖人劉舉聚眾自稱天子。劉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討斬之。平原，提之子也。

太宗明皇帝下元徽二年（甲寅，公元四七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丑，魏太尉源賀以疾罷。

二月，甲辰，魏上皇還平城。

三月，丁亥，魏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來聘。

夏，五月，壬午，桂陽王休范反。掠民船，使軍隊稱力請受，付以材板，合乎裝治。數日即辦。丙戌，休范帥眾二萬、騎五百發尋陽，晝夜取道；以書與諸執政，稱：「楊運長、王道隆蠱惑先帝，使建安、巴陵二王無罪被戮。望執錄二豎，以謝冤魂。」

庚寅，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，朝廷惶駭。護軍褚淵、征北將軍張永、領軍劉勉、僕射劉秉、右衛將軍蕭道成、游擊將軍載明寶、驍騎將軍阮佃夫、右軍將軍王道隆、中書舍人孫千齡、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，莫有言者。道成曰：「昔上流謀逆，皆因淹緩致敗。休范必遠懲前失，輕兵急下，乘我無備。今應變之術，不宜遠出；若偏師失律，則大沮眾心。宜頓新亭、白下，堅守宮城、東府、石頭，以待賊至。千里孤軍，後無委積，求戰不得，自然瓦解。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。征北守白下，領軍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；諸貴安坐殿中，不須競出，我自破賊必矣！」因索筆下議。眾並注「同」。孫千齡陰與休范通謀，獨曰：「宜依舊遣軍據梁山。」道成正色曰：「賊今已近，梁山豈可得至！新亭既是兵沖，所欲以死報國耳。常時乃可屈曲相從，今不得也！」坐起，道成顧謂劉勉曰：「領軍已同鄙議，不可改易！」袁粲聞難，扶曳入殿。即日，內外戒嚴。

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，張永屯白下，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，袁粲、褚淵入衛殿省。時侖猝，不暇授甲，開南北二武庫，隨將士意所取。

蕭道成至新亭，治城壘未畢，辛卯，休范前軍已至新林。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眾心，徐索白虎幡，登西垣，使寧朔將軍高道慶、羽林監陳顯達、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范戰，頗有殺獲。壬辰，休范自新林捨舟步上，其將丁文豪請休范直攻台城。休范遣文豪別將兵趣台城，自以大眾攻新亭壘。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，自巳至午，外勢愈盛，眾皆失色，道成曰：「賊雖多而亂，尋當破矣。」

休范白服，乘肩輿，自登城南臨滄觀，以數十人自衛。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。回謂敬兒曰：「卿可取之，我誓不殺諸王！」敬兒以白道成。道成曰：

「卿能力事，當以本州相賞。」乃與回出城南，放仗走，大呼稱降。休范喜，召至輿側，回陽致道成密意，休范信之，以二子德宣、德嗣付道成為質。二子至，道成即斬之。休范置回、敬兒於左右，所親李恆、鐘爽諫，不聽。時休范日飲醇酒，回見休范無備，目敬兒；敬兒奪休范防身刀，斬休范首，左右皆散走。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。

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范首還台。靈寶道逢休范兵，棄首於水，挺身得達，唱云「已平」，而無以為驗，眾莫之信。休范將士亦不之知，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。蕭道成在射堂，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，至射堂下。道成上馬，帥麾下搏戰，惠朗乃退，道成復得保城。惠朗，惠開之弟也，其姊為休范妃。惠朗兄黃門郎惠明，明為道成軍副，在城內，了不自疑。

道成與黑騾拒戰，自晡達旦，矢石不息；其夜，大雨，鼓叫不復相聞。將士積日不得寢食，軍中馬夜驚，城內亂走。道成秉燭正坐，厲聲呵之，如是者數四。

丁文豪破台軍於皁莢橋，直至朱雀桁南，杜黑騾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。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，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勉於石頭。勉至，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，道隆怒曰：「賊至，但當急擊，寧可開桁自弱邪！」勉不敢復言。道隆趣勉進戰，勉渡桁南，戰敗而死。黑騾等乘勝渡淮，道隆棄眾走還台，黑騾兵追殺之。黃門侍郎王蘊重傷，踣於御溝之側，或扶之以免。蘊，景文之兄子也。於是中外大震，道路皆云「台城已陷」，白下、石頭之眾皆潰，張永、沈懷明逃還。宮中傳新亭亦陷，太后執帝手泣曰：「天下敗矣！」

先是，月犯右執法，太白犯上將，或勸劉勉解職。勉曰：「吾執心行己，無愧幽明，若災眚必至，避豈得免！」勉晚年頗慕高尚，立園宅，名為東山，遺落世務，罷遣部曲。蕭道成謂勉曰：「將軍受顧命，輔幼主，當此艱難之日，而深尚從容，廢省羽翼。一朝事至，悔可追乎！」勉不從而敗。

甲午，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，擁安成王准據東府，稱桂陽王教曰：「安成王，吾子也，勿得侵犯。」澄，淵之弟也。杜黑騾徑進至杜姥宅，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，宮省恇憂。時府藏已竭，皇太后、太妃剔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，眾莫有鬥志。

俄而丁文豪之從知休范已死，稍欲退散。文豪厲聲曰：「我獨不能定天下邪！」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，士民惶惑，詣蕭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。道成得，皆焚之，登北城謂

曰；「劉休范父子昨已就戮，屍在南岡下。身是蕭平南，諸君諦視之，名刺皆已焚，勿憂懼也。」

道成遣陳顯達、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、馬軍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，自石頭濟淮，從承明門入衛宮省。袁粲慷慨謂諸將曰：「今寇賊已逼而眾情離沮，孤子受先帝付託，不能綏靖國家，請與諸君同死社稷！」被甲上馬，將驅之。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，大破杜黑騾於杜姥宅，飛矢貫達目。丙申，張敬兒等又破黑騾等於宣陽門，斬黑騾及丁文豪，進克東府，餘黨悉平。蕭道成振旅還建康，百姓緣道聚觀，曰：「全國家者，此公也！」道成與袁粲、褚淵、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，不許。丁酉，解嚴，大赦。

柔然遣使來聘。

六月，庚子，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為中領軍、南兗州刺史，留衛建康，與袁粲、褚淵、劉秉更日入直決事，號為「四貴」。

桂陽王休范之反也，使道士陳公昭作《天公書》，題云「沈丞相」，付荊州刺史沈攸之門者。攸之不開視，推得公昭，送之朝廷。及休范反，攸之謂僚佐曰：「杜陽必聲言我與之同。若不顛沛勤王，必增朝野之惑。」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、郢州刺史晉熙王燮、湘州刺史王僧虔、雍州刺史張興世同舉兵討休范。休范留中兵參軍長惠連等守尋陽，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之。癸卯，惠連等開門請降，殺休范二子，諸鎮皆罷兵。景素，宏之子也。

乙卯，魏詔曰：「下民凶戾，不顧親戚，一人為惡，殃及闔門。朕為民父母，深所愍悼。自今非謀反、大逆、外叛，罪止其身。」於是始罷門、房之誅。

魏顯祖勤於為治，賞罰嚴明，慎擇牧守，進廉退貪。諸曹疑事，舊多奏決，又口傳詔敕，或致矯擅。上皇命事無大小，皆據律正名，不得為疑奏；合則制可，違則彈詰，盡用墨詔，由是事皆精審。尤重刑罰，大刑多令覆鞫，或囚系積年。群臣頗以為言，上皇曰：「滯獄誠非善治，不猶俞於侖猝而濫乎！夫人幽苦則思善，故智者以囹圄為福堂，朕特苦之，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。」由是囚系雖滯，而所刑多得其宜。又以赦令長奸，故自延興以後，不復有赦。

秋，七月，庚辰，立皇弟友為邵陵王。

乙酉，加荊州刺史沈攸之開府儀同三司，攸之固辭。執政欲征攸之而憚於發命，乃以太后令遣中使謂曰：「公久勞於外，宜還京師。任寄實重，未欲輕之；進退可否，在公所擇。」攸之曰：「臣無廊廟之資，居中實非其才。至於撲討蠻、蜑，克清江、漢，不敢有辭。雖自上如此，去留伏聽朝旨。」乃止。

癸巳，柔然寇魏敦煌，尉多侯擊破之。尚書秦：「敦煌僻遠，介居西、北強寇之間，恐不能自固，請內徙就涼州。」群臣集議，皆以為然。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為：「敦煌之置，為日已久。雖逼強寇，人習戰鬥，縱有草竊，不為大害。循常置戍，足以自全；而能隔閡西、北二虜，使不得相通。今徙就涼州，不唯有蹙國之名，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，防邏甚難，二虜必有交通闚□之志；若騷動涼州，則關中不得安枕。又，士民或安土重遷，招引外寇，為國深患，不可不慮也。」乃止。

九月，丁酉，以尚書令袁粲為中書監、領司徒；加褚淵尚書令；劉秉丹陽尹。粲固辭，求反居墓所；不許。

淵以褚澄為吳郡太守，司徒左長史蕭惠明言於朝曰：「褚澄開門納賊，更為股肱大郡，王蘊力戰幾死，棄而不收。賞罰如此，何憂不亂！」淵甚慚。冬，十月，庚申，以侍中王蘊為湘州刺史。

十一月，丙戌，帝加元服，大赦。

十二月，癸亥，立皇弟躋為江夏王，贊為武陵王。

是歲，魏建安貞王陸□卒。

太宗明皇帝下元徽三年（乙卯，公元四七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巳，帝祀南郊、明堂。

蕭道成以襄陽重鎮，張敬兒人位俱輕，不欲使居之；而敬兒求之不已，謂道成曰：「沈攸之在荊州，公知其欲何所作；不出敬兒，以表裡制之，恐非公之利。」道成笑而無言。三月，己巳，以驍騎將軍張敬兒為都督雍、梁二州諸軍事、雍州刺史。

沈攸之聞敬兒上，恐其見襲，陰為之備。敬兒既至，奉事攸之，親敬甚至，動輒咨稟，信饋不絕。攸之以為誠然，酬報款厚。累書欲因遊獵會境上，敬兒報以為：「心期有在，景跡不宜過敦。」攸之益信之。敬兒得其事跡，皆密白道成。道成與攸之書，問：「張雍州遷代之日，將欲誰擬？」攸之即以示敬兒，欲以間之。

夏，五月，丙午，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來聘。

丁未，魏主如武州山；辛酉，如車輪山。

六月，庚午，魏初禁殺牛馬。

袁粲、褚淵皆固讓新官。秋，七月，庚戌，復以粲為尚書令，八月，庚子，加護軍將軍褚淵中書監。

冬，十二月，丙寅，魏徙建昌王長樂為安樂王。

己丑，魏城陽王長壽卒。

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，孝友清令，服用儉素，又好文學，禮接士大夫，由是有美譽；太宗特愛之，異其禮秩。時太祖諸子俱盡，諸孫唯景素為長；帝凶狂失德，朝野皆屬意於景素。帝外家陳氏深惡之，楊運長、阮佃夫等欲專權勢，不利立長君，亦欲除之。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，鎮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，景素不悅。是歲，防閣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，單騎亡奔建康，告景素謀反。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，袁粲、蕭道成以為不可；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。乃徙季符於梁州，奪景素征北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